

100万次“出镜”只需6000元,可进行精准投放

“弹不走”的弹窗广告



表示,以欺骗方式诱使用户点击广告内容的,或者未经允许,在用户发送的电子邮件中附加广告或者广告链接的,责令改正,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。“相比于3万元的罚款上限,弹窗广告公司所获得的利润要高很多。”

“弹窗广告作为广告的一种形式,本身并不违法,但是需要符合《广告法》《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》等相关规定。”李传琚说。

李传琚指出,界面上,弹窗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,不得以欺骗方式诱使用户点击广告内容;内容上,弹窗广告的内容应当符合《广告法》的相关规定,例如不得含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内容,不得欺骗、误导消费者,不能发布淫秽色情、暴力血腥等广告损害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。

“无论你点不点,它都在那里。”弹窗广告的强制曝光让人感到无奈。李传琚表示,用户需要手动关闭弹窗广告,相当于给用户设置了义务。他建议,互联网广告是否被允许弹出应设置为由用户自主选择。同时,他还提醒消费者,对于违法的弹窗广告,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投诉、举报,共同营造清朗的网络环境。
据《人民日报》

近期,全国“扫黄打非”办公室开展“新风2021”集中行动,提出要重点整治弹窗广告,对低俗、“软色情”等弹窗广告加大处罚力度,追查淫秽色情网站等非法弹窗广告源头。

内容低俗、画面“辣眼”、关闭键形同虚设……近年来,这类弹窗广告被不少互联网用户诟病。但也有不少人纳闷,弹窗广告屡被吐槽,为何还有公司选择这种方式做推广?

弹窗广告广受诟病

弹窗广告是指打开网站后自动弹出的广告,无论点击与否都会出现在用户面前。3月21日晚,网友“王普”在社交软件吐槽道,刚用手机修图软件处理白天拍的照片后,本想一键保存在相册就可以退出,但隐藏在保存键附近的弹窗广告让他跳转了4个页面后才成功保存退出。

“如何关闭烦人的电脑弹窗广告?5种方法教你轻松解决!”“电脑中总是弹出广告等弹窗怎么办?”面对弹窗广告骚扰,很多人只能上网求助。有互联网行业从业人员介绍,许多弹窗广告寄生于盗版软件,在屏蔽弹窗广告的同时盗版软件也需要卸载干净。

广告占据屏幕无法正常使用时,点击关闭键反而又跳转到一个新的页面,一些广告的内容更让人不适。“经常蹦出一些涉黄的露骨画面,害怕影响到正在上网课的孩子。”王普说。

背后完整的利益链

上网搜索弹窗广告投放,会出现众多弹窗广告推广公司的链接。一家弹窗广告推广公司的客服人员向记者介绍,大多数弹窗广告推广公司主打运营商弹窗广告,公司直接和运营商合作,通过用户IP推送弹窗广告。

这种方式可以覆盖九成左右国内网络用户。很多企业特别是游戏企业倾向选择弹窗广告推广,成本低,效率高。

在问及开户需要什么材料时,这名客服人员说广告客户只需提供推广页面即可,不需要经营资质。广告客户可以根据推广目标限定地域、指定浏览器,也可以由推广公司“广撒网、不设限”。

记者以在线教育培训机构要办理弹窗推广为名询问,得到了“曝光”和“点击”两种报价方式。客服人员称,要想达到100万次曝光,只需6000元,约合1次曝光展示0.006元,量越大,单

价越低。若以实际点击量结算,单次点击在0.2元左右。

“单次曝光不足1分钱可以保证投放质量吗?”面对记者的疑问,该客服人员解释,他们在后台可以按照地域、年龄、性别等标签进行目标精准投放,采用大数据挖掘技术,针对运营商抓取用户的上网喜好进行定向推广,“针对性强,性价比高”。

有效监管需多方合力

违法成本低是导致违法弹窗广告屡禁不止的原因之一。北京粹天律师事务所律师李传琚

他们发病就像突然“断电”,还面临“不被理解”“无药可用”——睡病患者,被“困”住的人生

9岁开始,杨钰钰(化名)总是不分场合突然睡着,或者一激动就瘫倒在地。课堂上,这名东北女孩还时常止不住地吐舌头。同学们逐渐疏远她,“别和她玩,她睡觉传染”。

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睡眠中心,妈妈刘彩霞(化名)被告知,女儿真得了睡病——发作性睡病。

世界睡眠学会秘书长、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睡眠中心主任韩芳介绍,发作性睡病在国际上属于罕见病,在我国的发生率约为万分之二,远高于渐冻症的十万分之一。截至目前,我国约有70万名发作性睡病患者,超过三分之二在七八岁左右发病。

“发作性睡病没法自愈,目前也不能通过药物治愈。”韩芳说,“这意味着很多患者从小开始就没法认真听课、吃饭、考试、开车……他们甚至在数钱时都能睡着。”

“困”如“断电”

每逢考试,刘彩霞总要提前提醒监考老师,杨钰钰睡着时要把她叫醒。杨钰钰也不想这样。她拿笔、圆锥扎自己,也“制服”不了困意,白白在胳膊和大腿上留下了一个个伤疤。

“头悬梁锥刺股的事情,在青少年患者中很常见。”韩芳说。发作性睡病患者组织“觉主家”负责人暴敏冬,也是一名发作性睡病患者,她把这种难以控制的嗜睡比喻成“强制断电”。在她看来,得了这个病的人,就像



一块蓄电池,容量比平常人小,还时不时“断电”。这种“断电”不由自主,而且能在几分钟,甚至几秒钟内进入梦境,而正常人可能需要两三个小时才能做到。

一次突然“断电”,可能持续几分钟到数小时,每天数次到数十次不等。经过短时间的“充电”,患者可以保持清醒,但不能维持太久。

暴敏冬自嘲说:“就像手机广告说的那样,充电五分钟,通话两小时。”

除了突然“断电”,患者还有猝倒、睡瘫(俗称“鬼压床”),幻觉和夜间睡眠紊乱等症状,它们与白天困倦并称为发作性睡病的“五联征”。

“发作性睡病患者的噩梦特别生动,就像真实发生的一样,醒了之后依然记忆犹新,以至于有的患者分不清梦境与现实。”有一阵子,暴敏冬连续梦到被人追杀,醒来后很长一段还能“闻到”梦里的血腥味。

在睡觉前,暴敏冬还能清楚

地听到“不存在”的电台广播声音。在韩芳接诊的小患者中,有人睡觉时能“看到”人影、“听到”敲门声。

“至于‘鬼压床’,成年人都害怕,更别提小孩了。”暴敏冬说,很多病患到了青春期还得父母陪着才敢入睡。

这些外人难以体验的复杂症状,导致“充电人”经常被误诊为癫痫和精神病。

韩芳说,对发作性睡病认识不足导致的误诊较为常见,不少患者在确诊之前,已经走了好几年的“弯路”。

多重“困”境

除了“困意”,“杨钰钰”们还面临“不被理解”之困、“无药可用”之困以及“无钱可治”之困。

杨钰钰记得,很长一段时间,不管自己怎么解释,有些老师总是说,“她的病不过是不想上学找的借口,全是家长惯出来的”。

暴敏冬说,很多人固执地认为,不就是犯困吗?不能克服克服,再挺一挺?即使已经确诊的儿童,也常常得不到家人、老师的理解。

“对于孩子来说,不理解、贴标签都是伤害。一些孩子因此陷入深深的自责,变得自卑、抑郁。”暴敏冬说。

刘彩霞回忆,没生病前的杨钰钰聪明伶俐,谁见了都想抱一抱,给买点好吃的。她叹了口气说,女儿生病之后,性格变得暴躁,还对刘彩霞说,不要她管。

但母亲哪能不管呢?拔罐、针灸……能尝试的希望,刘彩霞都没放过,也碰到过不少医托和骗子,最后不得不接受目前这病还没法根治的现实。

刘彩霞是县医院的助产士,每月工资三千元,丈夫郭伟在工地打零工,收入不稳定。

杨钰钰吃“莫达非尼”,属于国家一类管制精神药物。“这种药国内已有药厂仿制,300块钱一盒,一盒两片。”刘彩霞介绍,“但这只是一天的量,贵,还不一定买得上,据说全国只有20家医院能开。”

不少患者选择从国外代购,因为疫情,这一渠道已经中断。也有患者吃的是另一种促醒药“专注达”,一种治疗多动症的处方药。一盒15片300元,能管一周。

韩芳介绍,国内尚未正式批准任何药物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,医生用药选择非常有限。患者目前使用的药品都是超适应症用药,存在相当大的风险和经

济压力。刘彩霞建了一个100多人的患者家长微信群,大部分人反映可用药少、用药难、用药贵等,期盼相关药物能获批,并纳入医保。

“困”兽犹斗

杨钰钰已经上了高二。刘彩霞眼下最担心孩子以后怎么办,“很多事不敢去想,只盼着孩子能用上更好更便宜的药”。

2018年5月,国家卫健委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会同其他部门发布了第一批罕见病目录,包括了121种罕见病,并提出今后将继续调整和扩充。遗憾的是,发作性睡病暂未纳入。

暴敏冬觉得,和其他罕见病患者一样,发作性睡病患者也希望得到社会更多关注,希望“病者有其药”,并纳入国家医保支付目录。然而,很多发作性睡病患者和家却不愿意“被看见”,不愿被确诊。他们觉得,既然目前无法根治,那确诊不确诊又有什么区别?为啥还往自己身上贴个罕见病患者的标签?

遇到这种情况,暴敏冬总是耐心地告诉他们,首先确诊能够缓解患者的自责情绪,并不是自己意志脆弱,而是确实生病了;其次,只有确诊了才能够用上缓解症状的处方药,才谈得上改善生存状况;再次,都不去确诊,医生如何研究这种病?谈何治愈的希望?如果患者都“隐身”了,社会如何关注到这种病和患者呢?
据新华社